

国家青少年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倾力打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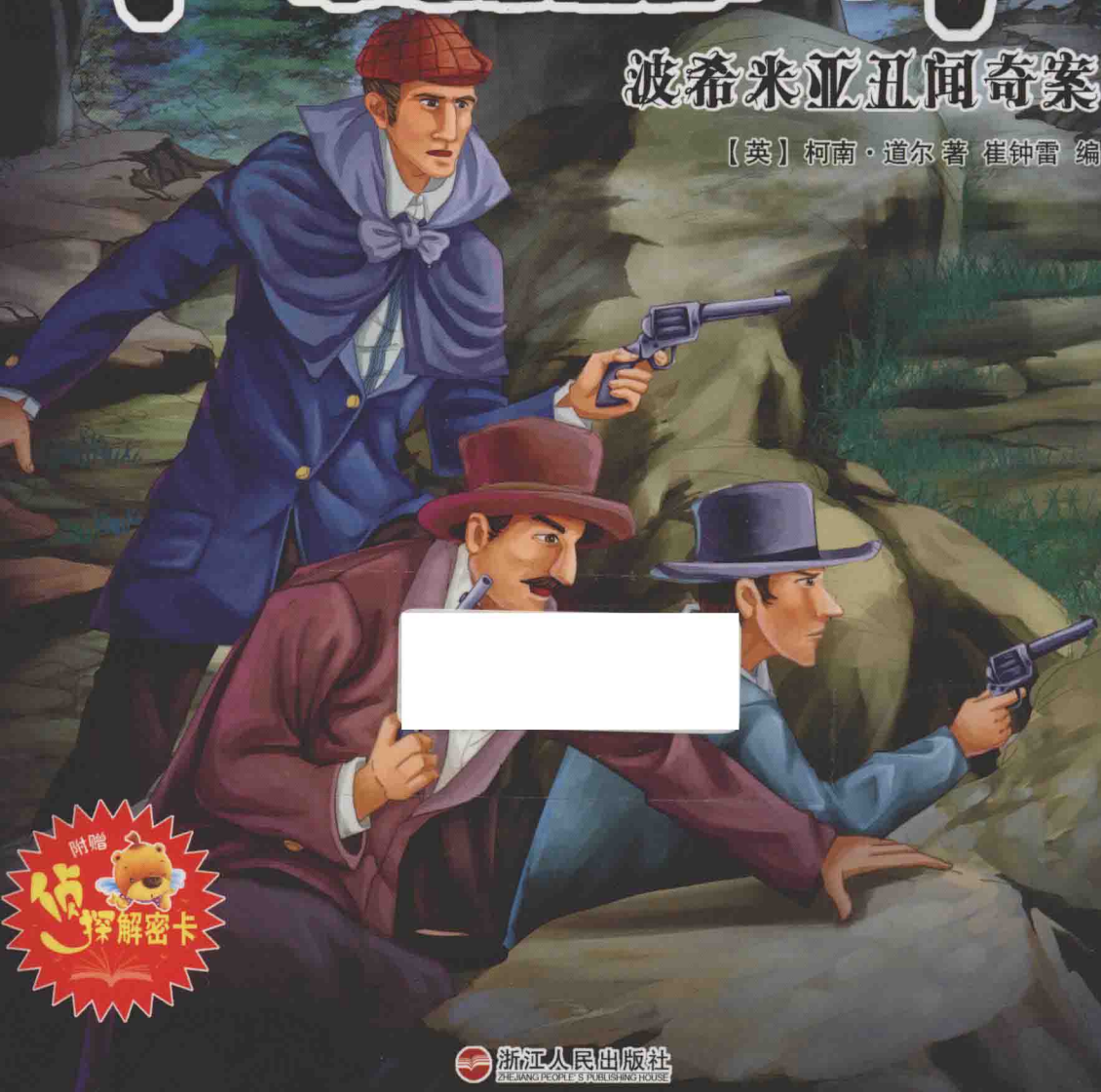
小侦探版

福尔摩斯

经典探案集1

波希米亚丑闻奇案

【英】柯南·道尔 著 崔钟雷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
经典探案集 1

波希米亚丑闻奇案

【英】柯南·道尔 著
崔钟雷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经典探案集. 1, 波希米亚丑闻奇案 / (英) 柯南·道尔著; 崔钟雷编.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8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 崔钟雷主编)
ISBN 978-7-213-06843-0

I. ①福… II. ①柯…②崔… III. ①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5241 号

书 名 福尔摩斯经典探案集 1 波希米亚丑闻奇案

作 者 [英] 柯南·道尔 著 崔钟雷 编
丛书主编 崔钟雷
副 主 编 贾文婷 章 蕾 钟 静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 (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毛江良
责任校对 张志疆
装帧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印 刷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9 万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6843-0
定 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FOREWO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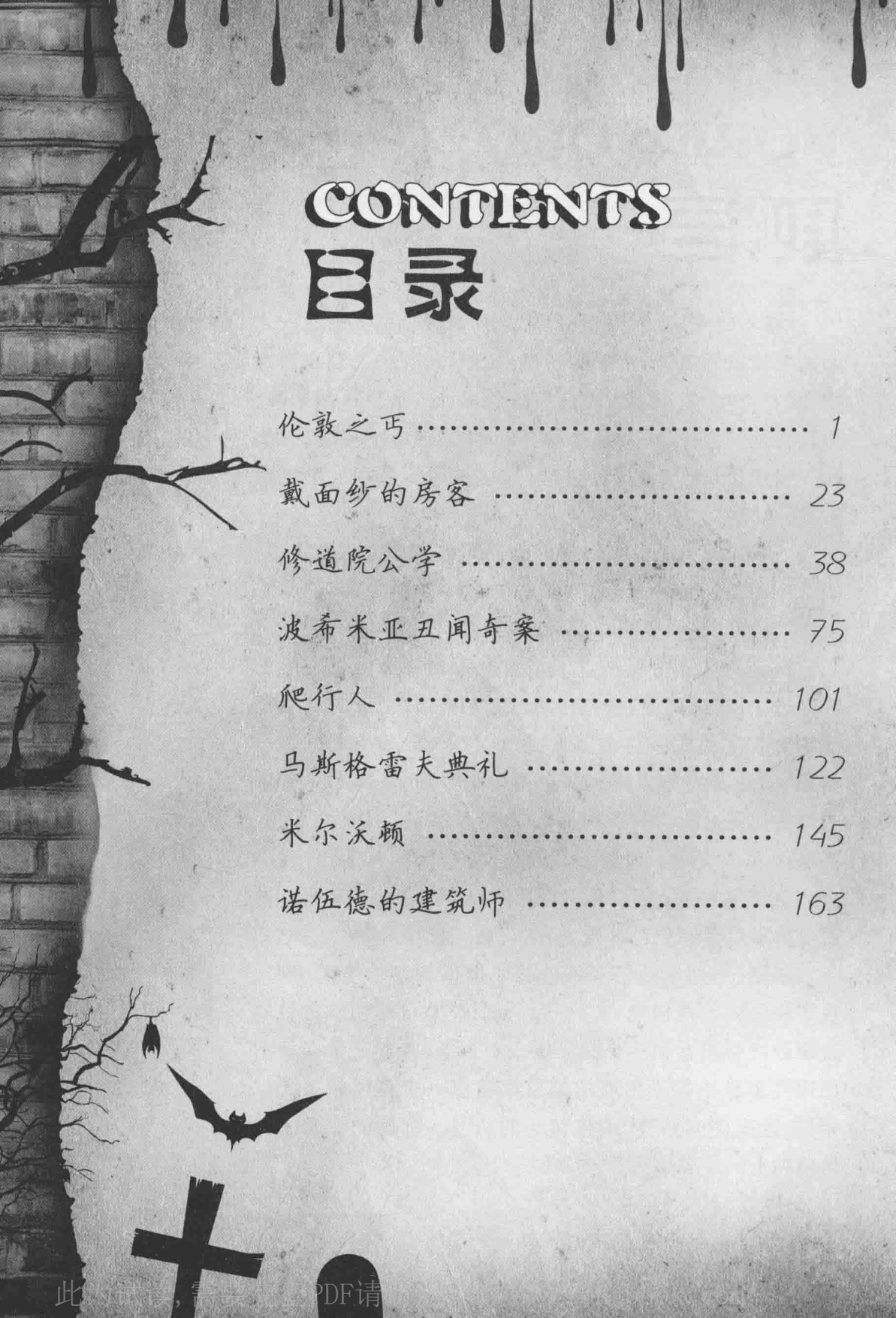
前言

“福尔摩斯之父”柯南·道尔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深入人心的大侦探形象，福尔摩斯和华生这对默契的搭档在侦探小说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抹色彩。一宗宗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案件，一幕幕冷静沉着、机智勇敢的应对，一次次逻辑缜密、抽丝剥茧的推理，让福尔摩斯系列故事风靡世界，逾百年而不衰。

为了让青少年朋友能更好地感受侦探小说的魅力，从故事中体会阅读的乐趣，得到思维能力的锻炼，我们精心编排了这套《福尔摩斯经典探案集》。

本套丛书完美地展现了福尔摩斯在演绎推理方面的天纵之才，曲折离奇、悬念迭出的精彩故事，能让你身临其境地随着大侦探一起去历险；精妙绝伦、奇峰迭起的故事构思，能让你充分领略侦探小说的无穷魅力；而书中所配的精美插图更能为故事锦上添花，增添亮色。除此之外，我们还为本书设计了侦探游戏板块，让你参与其中，体验一次当小侦探的感觉。只要你将随书附赠的小侦探解密卡覆盖在故事后面的灰色区域，答案就可以瞬间揭晓。

来吧，一起来体悟主人公福尔摩斯的理性智慧、细致观察和强大的推理能力，一起来阅读 20 世纪初欧洲色彩斑斓的社会画卷和冷暖交集的人生百态，一起来学习如何用理性思维把微不足道的细节串联成一个整体……我们相信，这套图文精美、编排贴心的丛书一定能为你带来一场精神上的饕餮盛宴。



CONTENTS

目录

伦敦之丐	1
戴面纱的房客	23
修道院公学	38
波希米亚丑闻奇案	75
爬行人	101
马斯格雷夫典礼	122
米尔沃顿	145
诺伍德的建筑师	163

伦敦之丐

说来真是不可思议，竟然有人读了德·昆西所著的《论梦游》一书后，为了追求梦游般的感觉，把鸦片抹在烟卷上来抽。他就是其中一个。当然，他也因此和许多人一样，染上了毒瘾，再难戒掉。从此，他整个人变成了鸦片的奴隶，面黄肌瘦，如病兽一般，早已失去了当年的风采。他就是艾萨·威烈——原圣乔治大学神学院院长、神学博士伊莱斯·威烈的弟弟。

1889年6月的一个晚上，在好多人都打着哈欠、看过时钟、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我住所的门铃突然响了起来。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妻子也把手里的针线放下，脸上微露厌烦的神色，说道：“又是来求诊的病人吧？你又要出去了。”我不禁皱了皱眉头，因为我已奔波了一天，刚刚才出诊回来。

门开了，传来几声很急促的对话，接着油漆布地毯上响起很重的脚步声。不一会儿，客厅的门被推开了，一位身着深色衣服、戴着黑色面纱的妇女走了进来。

她说：“非常抱歉，这么晚了还来打扰。”说罢，忽然跑到我妻子面前，伏在她肩上哭着说：“啊！我的处境很危险！你一定要帮帮我啊！”

我的妻子把她的面纱揭了起来，吃惊地说：“怎么，是凯特·威烈吗？凯特，我没想到你会来。”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到你这里来了。”这是常有的事，她有了烦心事，一定会到我妻子这里来，好像海鸟飞到了灯塔上一般。

“你来，我很欢迎。现在，你可以先喝些酒或水，安静地坐下，把事情讲出来。



我叫约翰先去睡。”

“啊！不，让他留在这里。我正需要医生的帮助。这事是关于艾萨的，他已经两天没回家了。我很担心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她讲她丈夫的险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是她的医生，我太太是她的老同学、好朋友，所以她对咱们很坦率，咱们也时常安慰她。但是咱们能帮助她找回她的丈夫吗？这却很难说。她得到很确切的消息，她丈夫发烟瘾的时候，常常到伦敦东区上桑丹路的烟窟“黄金旅馆”去。有一次他在那里，直到深夜才回家。但是这次已过了整整两天，他却还留在那里，吞云吐雾，呼吸着毒气。她料定若去那里，一定可以找到他。但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哪能到那种地方，把她的丈夫从烟鬼的包围中领出来呢？

所以，她若不是要我保护她到那地方去，又何苦这么晚还来这里呢？并且我也是艾萨·威烈的保健顾问，我有责任照顾他的身体。我又想，还是我单独去找他比较好。因此我答应她，如果他真是在她所说的地方，两小时内，我一定可以把他带回来。于是，我离开房间，坐上马车一直向东区驶去。

找到那里并不困难。上桑丹路在高大的船埠后面，横在泰晤士河北岸、伦敦桥桥西之间，是一条很小的胡同。但我所要寻找的目标却在污秽的地下室里。到了那里，我吩咐马车夫等着，便沿石级走下去。我越走越低，好像进了地窖，最后来到一扇门前。那里有一盏油灯，发出暗淡的光来。我扭动门把，走进一间低矮而狭长的房间。那里弥漫着浓厚的黄褐色鸦片浮尘，好像一只移民船，在船的前部，排列着无数长木榻。

在烟雾中，我隐约看见许多坐卧不一的躯体：有的躬着腰；有的头向后仰，胸部向上躺在木榻上。我进去时，那些萎靡无神的眼睛一起转向我。室内除了黑影之外，还有一圈圈红色的光环，有时亮，有时暗。这些人大多正独自沉醉，一声不响，只有几个人在那里交头接耳地说着话，声音很低，并且神情古怪，他们的谈话好比山鬼夜会一般。其他人好像都在各自沉思，不是很注意邻榻上的人说些什么。在房间的尽头有一口铜锅，下面烧着炭。另外有一张三脚木凳，上面坐着一个老人，两手托着下巴，手臂搁在椅子的把手上，呆呆地看着火。

我进去的时候，一个马来西亚侍者急忙把一副烟具递给我，又将放有烟膏的盒子放在空榻上。

我说：“很抱歉，我不是来抽烟的。我来找我的朋友艾萨·威烈先生，我有话对他说。”

这时，我的右边有个人移动了一下身子，发出响声。我向黑暗中望去，只见威烈面孔惨白、双颊凹陷，目光无神地看着我。

“我的上帝！你是华生。”他目光无神，声音非常微弱。他说：“华生，几点了？”

“快 11 点钟了。”

“今天几号了？”

“6 月 19 日，星期五。”

“什么？今天是星期三，你为什么要骗我？”他忽然用手捂住脸，抽抽咽咽地哭了起来。

“我跟你讲，朋友，今天是星期五了！你要知道你的妻子等了你两天了，你应该觉得羞愧。”

“我也这么觉得，但是我有些糊涂了。华生，我以为在这里只有几小时，三筒烟？四筒烟？我记不太清了，但是我和你一同回去，我不想凯特担心。把你的手伸过来。你坐车来的吗？”

“是啊，外面有车等着。”

“我想走了。但是我还欠着烟钱，不知道欠了多少。华生，我的眼睛看不清颜色了，我也没办法照顾自己了。”

在两边卧着的人中间有一条狭路，我经过时很心慌，并且已闻够了鸦片的烟味。当我走过坐在铜锅前的老人身边时，我觉得衣服被人一扯，只听有人低声说道：“走过去，再回过头来看我。”这话我听得很清楚，因此向下一看，心里想一定是我旁边的那个老人说的，这时他仍旧静坐着，瘦而枯寂，一支烟枪在他两膝间晃动，手指松弛无力。我向前走了两步，回头望去，一时间险些脱口喊出来，幸亏我及时忍住了。他已经把身体转过来。除了我，谁也认不出他的面孔。他瞬间变了另外一副模样：皱纹化去，枯寂的眼睛变得炯炯有神，坐在火旁，凝视着我。这



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吗？他慢慢地向我走来时，又转过身朝那一班人看了一眼，恢复了他萎靡不振的样子。

我低声说：“福尔摩斯！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来地狱里做什么呢？”

他答道：“你的声音压得越低越好，我的听觉很好。我愿意救出你身边的朋友。我很想和你谈一下。”

我说：“外面有一辆小马车等着。”

他说：“请先把你朋友送回去，因为他很容易受到愚弄。我拜托你让马车夫送信给你的妻子，说你和我在一起。如果你愿意在外面等我，我5分钟内就会出来。”

要拒绝夏洛克·福尔摩斯的请求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说的话都很明确。把威烈弄到车里后，我的责任就算完成了，至于其他的事，既然有我朋友帮忙，那就再好不过了。在几分钟内，我把字条写好，付了威烈的烟账，扶他上了车，看着车子慢慢消失在黑暗中。不久，一个小黑影从烟窟里出来，是那个老人。我和他向街道上走去。他驼着背，步履蹒跚地走过了两条街。这时他向四周望了望，身子忽地往前一跃，放声大笑，笑得几乎流出泪来。

他说：“华生，你肯定以为我除了注射‘可卡因’外，又染上吸鸦片的嗜好了。”

“我非常讶异，怎么会在那里看见你呢？”

“但肯定没有比我见到你更奇怪。”

我说道：“我去找我的朋友。”

他道：“我却是去找一个仇人。”

“一个仇人？”

“是啊，是我的仇人之一。华生，简单地说，我要在那里侦破一件离奇的案件。还有妖魔之窟的主人——暴徒拉斯格，曾经立誓要生吃我的肉来报仇。所以我多在烟窟里待一分钟，危险就多一分。在靠近保罗码头的地方，有一个地窖的门，它如果能说话的话，一定会说出在月黑风高的深夜，有人曾在它面前干过许多恶事。”

我说：“什么？不会是杀人吧？”



“是杀人。因为那是河边的杀人魔窟。有许多悲惨的恶魔，都死在这窟里。但是我们的网一定要撒在这里。”他说着把他的两根手指放在唇间，吹出尖锐的口哨声。远处也有同样的口哨声回应着，过了一会儿，辘辘的车轮声和嗒嗒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向我们传来。

很快，从不远处射来两束金黄的光，紧跟着从黑暗中冲出来一辆高大的双轮两座马车。这时福尔摩斯说：“华生，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我说：“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吗？”

“啊！亲爱的知己，你常常给我很大的帮助。我在松柏居的房间里有两张床，我们可以同住。”

“松柏居？”

“是啊，它是圣克莱先生的住宅。自侦查此案起，我就一直住在那里。”

“那么，它在什么地方呢？”

“在肯特郡李村附近，有七英里的路程。”

“但是我对此一无所知啊！”

“你当然不知道。但过一会儿你就明白了。上车吧，约翰！你可以走了，不麻烦你了。给你半克朗酬金。明天11点钟，你来见我。”他把车夫打发走了。

马在鞭子的驱使下冲了出去，所经过的路越来越宽。马车经过了一座桥，桥下的水很污浊。街上除了砖石泥灰堆积之外，还有警察笨重的脚步声和酗酒狂徒的狂喊声，它们破坏了寂静的夜晚。一块黑云慢慢地从天上移过，几颗小星星在云的空隙里闪烁。福尔摩斯很镇静地驾着车，头低垂到胸前，显得十分疲倦。我坐在他旁边，很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却又不敢问他，唯恐扰乱他的思绪。经过了几百米路，我们才到城郊。他突然身体一震，肩头一耸，把烟斗点着，脸上充满了心满意足的神情。

他说：“这样做同伴是没有意思的。我认为如果有人和我讲话，是一件最好的事了。但我不知道，当她在门口迎接我的时候，我该对这位可爱的少妇说些什么才好呢？”

“福尔摩斯，你恐怕忘记了，我还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呢！”



“噢，现在我把案件讲给你听吧！这件事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我心里没有一点儿把握。这里肯定有很多条线索，但我丝毫抓不到头绪。华生，现在我把这案件很简单地讲给你听，也许旁观者清，你可以提些比较好的建议。”

“请讲吧！”

“1884年5月，也就是几年前，李村忽然来了一个远客，他叫莱维尔·圣克莱，是个很富有的人。他喜欢这里的环境，就在村里租了一栋别墅。他生活得很舒适，和邻居也很和睦。他在1887年娶了本地酿酒师的女儿为妻，现在已有了两个孩子。他没有职业，但在好几个公司里都有股份。他每天早晨进城去，傍晚5点10分时从坎农街回家。他今年37岁，性情温和，既是一个尽责的丈夫，也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凡和他有交往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好人。他的负债不过88镑10先令，但他在市乡银行里的存款却有220镑。上周一，莱维尔·圣克莱先生进城去的时间比往日早些。他在临行的时候，还答应给孩子们买些玩具回来。那天，他的妻子在他外出后不久，接到一封电报，说有包裹寄到，可以到‘亚伯丁’轮船公司领取。华生，倘使你熟悉伦敦，一定知道‘亚伯丁’公司是在佛斯诺街上——那是上桑丹路的支线，就是今夜你碰见我的地方。圣克莱太太吃过中饭，就进城去了。4点35分时，她穿过上桑丹路向车站走去。你听明白了吗？”

“嗯，非常清楚。”

“你还记得吧，那天——也就是周一，天气很热。圣克莱太太走得很慢。她四下张望，想找一辆车。她向上桑丹路走去，忽听见有人喊她，她向上一看，她的丈夫在二楼的窗口向下看着她。那窗开着，她看见了他惨白的面孔。他对她挥挥手，忽然向后退去，似乎他后面有极大的力量拉住了他。但有一点她看得很清楚，就是他进城时所穿的黑色衣服还穿在身上，但所有的领结和硬领，却都不知去向。她想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故，就走下石级，来到你见到我的那个烟窟那里。在扶梯下，她碰到暴徒拉斯格，也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坏蛋。他把她推出去，还有他的助手戴姆，也一起推她，一直将她推到街上。她心中充满了狐疑和恐惧，忙奔到路上，幸好在佛斯诺街上碰到了一队警察。她把刚刚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们，有一个警探和两个警察同她一起走进圣克莱先生待过的房间里去。但在那里，却不见他



的影踪。这地方,除了一个衣衫褴褛的跛者以外,没有其他人。他和拉斯格两人都说今天下午前面的房间里没有人来过。巡官无法判定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没有证据,所以不能搜查。正在这时,圣克莱太太忽然大叫一声,只见一个劈碎的木匣被放在台子上。匣里是一些玩具,那是圣克莱先生答应买给孩子们。这东西被发现后,跛者忽然露出惊骇的样子。警察觉得事态严重,就很仔细地检查了各个房间。前半间是休息室,后面是卧室,依窗而望是一个码头的后面。码头和卧房的窗之间是一条狭窄的河流,退潮的时候河是干涸的,但是涨潮的时候有0.2米深的水。窗很宽,是从下面开的。窗槛的上方有些血迹,卧室的地板上也有几滴血。在垂幕的后面,他们又找到了莱维尔·圣克莱先生的全套衣服,独缺了一件外衣。他的靴子、袜子、帽子和表都在那里,衣服上看不出有争斗的痕迹。窗槛上的血污足以表明他是从这窗子出去的,但他绝不可能游泳逃生,因为这惨剧发生的时候,正是潮水最高的时刻。现在看来,里面的两个人一定与惨案有关。那拉斯格是有名的恶棍,但是听圣克莱太太说,她丈夫在窗口出现的几秒钟里,他一直在扶梯那儿,不像是主凶,但无疑是从犯。他争辩说并没有和他的租户休彭设计这件事,他也得不到什么好处。至于那跛者,住在烟窟的二楼,是最后一个亲眼看见莱维尔·圣克莱遭遇的人。他叫休彭,在城里,没有人不认得他。他以乞食为业,为了防止警察干涉,就常假称在卖火柴。离针线街不远,在左手边的一个墙角,是他日常休息的地方。他常盘着腿,地上铺一块东西,上面放些火柴。过路的人见他怪可怜的,施舍就如雨点般落到了他面前的皮帽里,这对于他们是恩惠,而对于他却是金钱。我曾经好几次注意过他,发现他的收入非常可观。你也肯定注意过他的样貌:他非常特别,走过他身边的人,没有谁不望他一眼。一堆橘色的头发爬在头顶,灰白色的脸上有一个可憎的大疤在蠕动。疤伸缩的时候,上嘴唇会向外翻上来。哈巴狗般的下巴,一双深凹的黑眼,显得和他的头发有些不协调。而且他的话很多,路人问他,他就随口回答,他的口才很好。他是烟窟的租户,也是最后一个亲眼看见圣克莱先生的人。”

“但是一个跛脚的人怎么能够抵抗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呢?”

“华生,你是有医学经验的,你应该知道如果一个人的一只脚不行,往往可以



侦探游戏

惨死的守财奴

张先生是远近出名的守财奴，吝啬鬼。他不会主动给别人一分钱，别人休想从他这儿借走一分钱。这个小气的人昨天晚上被下班回家的妻子发现惨死在书房里。

妻子报警后，警方马上赶到现场。

“我一回来就看见门大开着，就赶紧跑进屋，一进来就看见我丈夫趴在书房的地上一动不动，满身的血！保险柜也被打开了！”张先生的妻子呜呜地哭了起来。

“您先冷静一下。”警察甲说道。

这边警察甲在安慰受惊过度的张太太，那边张警官环顾了一下四周。他发现这是一起很明显的入室抢劫案：守财奴倒在地上，头部中了两枪，这足以致命，但奇怪的是，凶手仍用刀残忍地剖开了死者的胃，而在死者的其他地方并没有任何刀伤。难道凶手与守财奴有深仇大恨，不这样不足以泄恨？但一般情况下，泄恨也会冲着死者的头颅或面部去，剖开死者胃的情况实属罕见。

张警官思考着，戴着手套的手上拿着现场发现的钥匙。钥匙上有血迹，凶手应该是先将被害者杀死，然后用钥匙开的保险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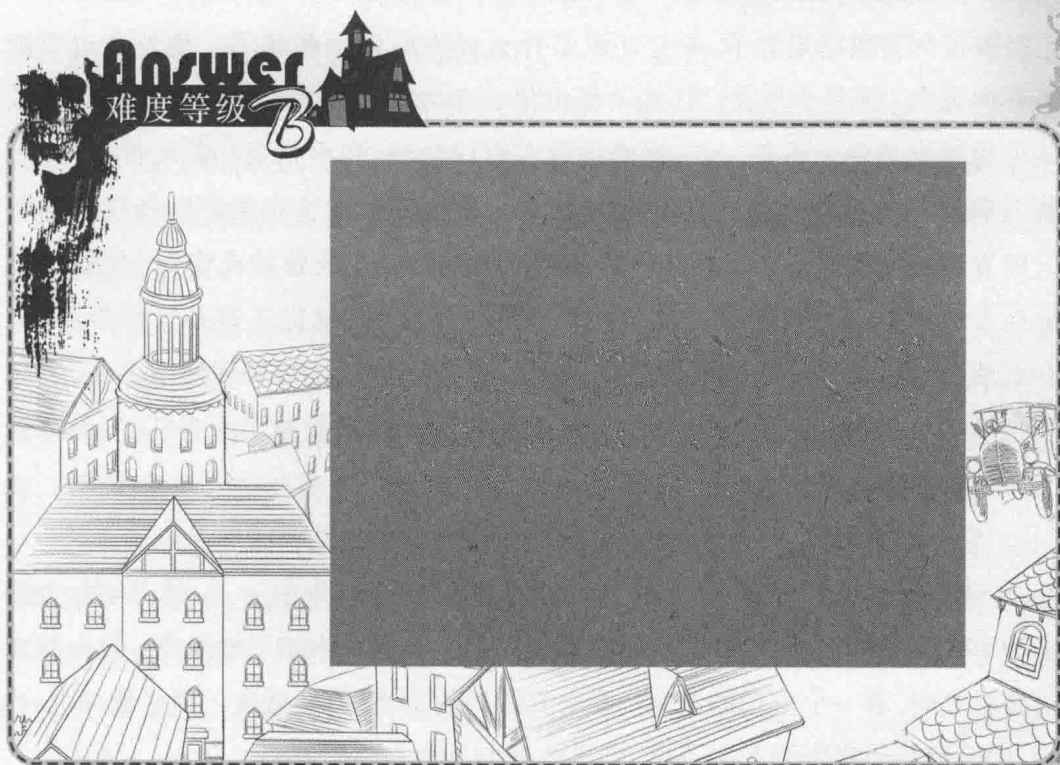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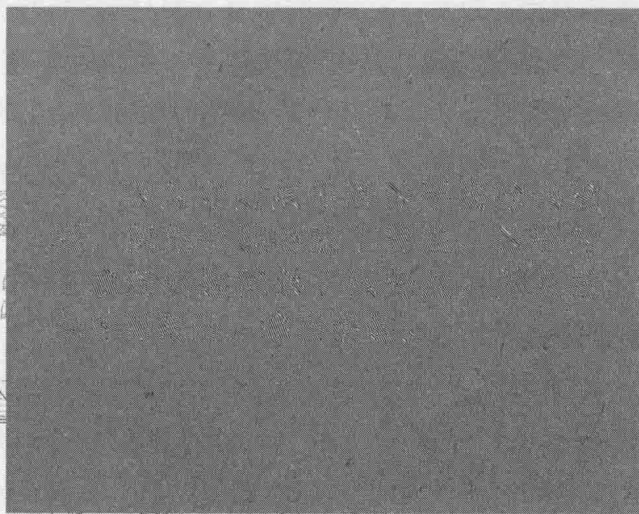


那么,你知道凶手为什么要剖开守财奴的胃吗?

Answer

难度等级

B



从其他地方得到补偿。”

“请你继续讲下去。”

“圣克莱太太见了窗槛上的血迹很是惊恐，所以警察们派了马车护送她回家。警探巴登是案件的主要负责人，他已详细检查过了，却没有一点儿突破。当时他没有立刻逮捕休彭，实在是一个大错误。但是这错误后来被弥补了，因为休彭已经被捉到警察局里去了，不过还没有什么证据可以定他的罪。他的右边衣袖上有些血迹，这是确实的，但是他指出他右手第四指的指甲被刮破了，而血是从那里流出来的。还有一点，他说他曾在窗口站过，和手指受伤的时候差不多，故而那窗口的血迹也是来自手指的。他不承认看见过圣克莱先生和在他房间里被发现的衣服。圣克莱太太坚持说她的确看见她丈夫曾站在窗口。他说这是她在发癫或是做梦。休彭此刻被扣留在警署里，警察们仍在查办这件事，肯定有水落石出的希望。警察们先在泥岸上搜寻，等潮水退了，又到河中去找，但却只找到莱维尔·圣克莱的外衣，没有发现他本人。那衣服被潮水卷住了，你猜他们在衣袋中发现了什么？”

“猜不出来。”

“我一开始也很惊讶——两只口袋里装满了便士和半便士，一共有 420 个便士和 270 个半便士，所以衣服没有被潮水冲走。但是人体却不能如此。码头和旅馆房屋之间，有一个可怕的漩涡。看来衣袋里的重物，恰好抵住了潮水的冲力。”

“但是其他衣服留在屋子里，难道他身上只穿一件外衣吗？”

“不是，华生，这件事有其他可能。我们假定是休彭把莱维尔·圣克莱推出窗去的，那时他势必想到把剥下的衣服丢在河里。他怕衣服浮在水面上，就想把有分量的东西放在衣袋里，使衣服沉到河底去。但是忽然听见扶梯上的脚步声，他知道是圣克莱太太想上楼，但已被拉斯格挡住。他一时间非常着急，立刻奔到密室里，拿了铜钱，放在口袋里，把衣服沉下河去。他把外衣沉了，正想把其余的也一起沉下去，但已听见下面的脚步声。他刚关好窗，警察就来了。”

“这推测没错。”

“是啊，我们姑且这样假设，你也知道，休彭现在在警署里，但还不能定罪。大

家知道他是以乞食为生，生活好像很清白。现在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莱维尔·圣克莱在烟窟里做些什么？在那里他遭遇过什么？现在他在哪里？他的失踪和休彭有无关系？我以前所经历的案件，没有一件像这样，起初简单后来却越来越复杂难断。”

他讲述这奇异案件的时候，我们的车子已驶过了外城，村庄逐渐进入眼帘。他刚讲完，车已行过两个村子，微微的灯光从窗里透出来。

我的同伴说道：“我们现在在李村的外围。路程虽然很近，却穿过了三个郡，从密特尔·撒克司出发，经过萨里的一角，最后到肯特郡。看见那边树林里的灯光了吗？那就是松柏居，灯旁坐着的是圣克莱太太，恐怕她敏锐的耳朵已经听见我们马蹄的声音了。”

我问道：“你怎么不在贝克街办案呢？”

“因为在这里调查起来很方便。圣克莱太太很好心地让出一间房给我休息。你也可以休息一下，她见了你一定会非常高兴的。但我在得到她丈夫的消息以前，不想去见她。我们到了！”

我们在一幢大别墅前面停下。一个马夫立刻奔出来，立在马前。我跟着福尔摩斯跳下车来，走上通往别墅的通道。当我们走近时，门开了，门口出现一位年轻美丽的妇女。她穿着轻纱的衣裳，颈间和腕上裹着透明蓬松的薄纱。她的身体微微前倾，眼中露出恳切的神情，嘴唇微张，似乎有什么话要说。

她迎上来问：“怎么样？”她见我们两个人来，似乎觉得快乐起来了，但见到我的同伴摇头耸肩，她又满面愁容，期盼的神色立刻不见了。问道：“没有好消息吗？”

福尔摩斯回道：“没有。”

“那坏消息呢？”

“也没有。”

“感谢上帝！请进来吧，奔波了一天，一定很疲倦了。”

福尔摩斯向她介绍道：“这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他在我侦破的许多案件中给我极大的帮助。今天我们在镇上偶遇，他和我同来，帮我调查这个案子。”

她很热情地和我握手道：“真高兴见到你。我想你会谅解，我因为遭遇了这不



幸的事，招待不周。”

我说道：“亲爱的夫人，我和他是老朋友，不必这样客气。我很乐意帮忙。”

我们走进温暖明亮的餐室，桌上已摆好了食物。她说道：“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我想问你一两个很平常的问题，请你一定明白地回答我。”

他回道：“当然，夫人。关于哪一方面呢？”

“你认为莱维尔还活着吗？”

我看出夏洛克·福尔摩斯被难住了。她站在地毯上，眼睛热切而又焦虑地望着他，他退后向摇椅里坐下。

她重复道：“老实告诉我吧！”

他说道：“那么，夫人，老实说，我想……”

“你认为他已经死了？”

“我想是这样。”

“被杀吗？”

“我不敢肯定，或许如此。”

“那他是哪一天死的呢？”

“星期一。”

“那么，福尔摩斯先生，这事可真是离奇了。我今天还接到他的来信，这怎么解释呢？”

夏洛克·福尔摩斯好似被电击一般，从椅子上跳起来，惊喊道：“什么？”

“是啊，今天。”她站着发笑，手里拿着一张纸。

他问道：“能给我看看吗？”

“当然。”

他从她手里接过信，放在桌上铺平，把灯移近些，细细地看着。只见那信封很粗劣，邮票上有格来山的邮戳，日子是今天，或者说是前一天，因为当时已是半夜了。

“夫人，这信封上字迹粗俗，一定不是你丈夫的笔迹。”

“当然不是，但里边的却是。”

“我想写这信封的人，是询问了别人才知道这里的地址的。”

